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六八〇號　址地：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神木城北馬家蓋溝　我軍打退搶糧敵

（神府訊）本月十二日蔣匪解生體部步騎百餘人，犯我神木城北七十里之馬家蓋溝搶糧，被我一個班發覺，當即追擊，匪軍向北逃跑，我奪回糧食四石五斗、馱騾一頭。（劉占良）

招領啓事

本月十五日本科同志在高家村路上拾到日記本一個，內有糧票二十斤，請失者見報後速來本報收發室對證領取。

本報會計科

朔縣神頭土地會議上
痛擊地主思想與地主立場
縣書石磊、代縣長王宏達等被宣佈撤職

（新華社綏蒙訊）十一月間，雁北各縣在綏蒙區黨委領導下於朔縣神頭召開之土地會議上，發現朔縣縣級黨政領導大權為一窩子地主份子所掌握，壓制群眾鬥爭，包庇地主漢奸，到會代表一致要求解散該縣縣委，並將縣書石磊（地主）、代縣長兼縣農會臨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宏達、縣委宣傳部長白雪峯（地主）等撤職。

給地主惡霸撐腰　壓制群眾鬥爭打擊幹部

根據會上初步揭發的材料，彼等三番五次打擊農民鬥爭，給地主漢奸撐腰。如一區臥場村大惡霸地主蘇裴然係七世老財，佔有一架山的荒地和五百垧土地，其本人政治面目不清（群眾懷疑為蔣黨黨員），其一弟在抗戰前任閻匪朔縣縣政府科長，其姪子現任傳匪區長，其表兄弟曾任閻匪朔縣縣長。政協會議後，蘇裴然竟混入民主政權充當「人民代表」。他與該村另一地主杜向陽關係甚密，杜係前朔縣縣長賈不躓之岳丈（賈已調黨校學習），他們在村裏為非作歹，欺壓人民，群眾稱為「二縣政府」，恨之入骨，數次向他們清算，均被該縣領導上壓制。四五年十月，村長李左堂同志領導附近四個自然村群眾向蘇裴然減租要約，他即威脅群眾「要見賈縣長」，李左堂同志很氣憤，堅決給群眾撐腰說：「不管你縣長不縣長，誰也不怕！」接着群眾將蘇裴然捆起。當時縣長賈不躓、縣書石磊因此懷疑李左堂同志「有問題」，說：「罵縣長是破壞行為」。（按李係僱農成份，父親被敵殺死，兄弟參加我軍，去年在懷仁對敵鬥爭中犧牲。他因一時不慎失槍一枝，便引起縣上懷疑，但其堅決對敵鬥爭是公認的。現任區民兵大隊長。）立即派區委常明去臥場村，常一見李左堂同志就批評：「縣上給我寫來兩次信，說你在臥場捆起人來闖呢。」並質問：「你為什麼罵賈縣長？」」李左堂同志分辯自己沒犯錯誤，因受到委曲而痛心，向常明哭了一頓，拿出村公所圖章堅決要辭職。群眾看到鬥不下去，便都走散了。這時地主蘇裴然卻兇糾糾地叫狗腿子，把幾個捆過他的群眾捆起來，要「找縣政府打官司」，後被常明制住。李左堂同志說：「從這次鬥爭失敗後，自己很久沒敢到臥場村，覺得對不起群眾！」去春，蘇　然大肆造謠破壞，對村幹部製造「變天謠言」，使村幹部害怕而不敢工作。該村群眾派下他一犋牛為無勞動力抗屬多耕一垧地，他大罵村幹部。三月，貧農易村幹部王進財向他要欠下的公款燒啃房，他不給，還說：「石政委說來，方圓村子都不放哨了，咱村也取消吧。」從此便停止站崗放哨。一區幹部尹茂山等同志便根據群眾意見，將他扣押起來計劃鬥爭，但縣上不同意，縣公安局長王重慶（已調黨校學習）和縣委宣傳部長白雪峯主張「要慎重啊！」「要繼續收集村料呀！」結果便把他放了，區村幹部都很不滿意。第三次清算是在去年八月，一區佈置開展清算運動時，幹部不願意去臥場村，認為「蘇裴然根子硬，鬥不倒。」最後是該區指導員李樹藩去了，但他胆怯，為看縣上態度，便給縣書石磊寫封信問「應不應鬥，如何鬥？」石磊回信說：「蘇裴然是人民代表，沒當過漢奸（？）打下窩窩會還有功勞（？）（其實是民兵打下的）。是爭取對象，不是打擊對象。」最後他又表示「鬥還是可以鬥。」他到臥場村後，就住在蘇裴然家裏，次日開大會時，他叫區助理員馮孝義（偽人員，已清洗）照石磊來信的內容，在大會上叫了幾句口號：「歡迎蘇先生自動獻出土地！」（？）「蘇先生是開明士紳！」（？）「蘇先生是大學畢業生，沒當過漢奸！」（？）「賈縣長和杜白陽女子成親是蘇先生的功勞！」（？）（此句石磊說沒有寫）並「請」蘇　然給群眾講了話，便散會了。最後，「獻出」四百來垧地（其中熟地一百七十垧），一條牛，四十二隻羊，還給留牛驢各一，銀食、底財未動。此外還有兩戶蘇家地主也算了一下，地主杜向陽「自動獻出」三十多垧地（當時縣上認為杜是「勤勞起家的富農」）。不幾天，杜向陽的女子杜春（賈不躓的老婆）便在朔縣街上大哭說：「把我媽（？）家算的要啥沒啥啦！」（？）這一下就驚動了縣委，覺得「過火！」（？）了。即寫信調李樹藩到縣上，縣委城工部長楊國瑞（已調黨校學習）出了五道題目考問他：如「領導鬥爭時是什麼思想？什麼是清算政策」等。李很生氣未答。下午，石磊從三區回來了，又召集縣委開會，給李樹藩批評，認為「鬥了蘇裴然不該連上杜向陽」。鬥後，群眾被縣上三次遏止鬥爭後，情緒低落，而蘇裴然就乘機跑到閻匪區去了。

以「革命」辭句曲解黨的政策　公然庇護敵偽份子

其次，他們拿所謂「破壞內綫」，「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等作幌子，庇護漢奸地主。如在下醫石溝工作之曾彥修同志，發現該村罪大惡極之漢奸地主落軍福，有地三百餘畝，其祖父落安仁，曾當過兩任偽甲長，他本人在抗戰初混入我決死隊，二十七年在岢嵐被俘投敵，担任敵密探，後回朔縣加入敵「閻部隊」（特務隊），日寇投降後，改當閻匪「愛鄉團」連長。他迫死過五條人命，如三十五年一月，他以火柱釘死我劉家口子農會主任劉旭，屢次帶領特務回村，拷打姓劉的群眾，並強迫姓劉的不許姓劉。當閻匪軍時，引誘本村十個青年到太原販賣給閻匪軍，每名賣得白洋三十元。他搶走劉家口子、下窰子、石碾灣、峙峪等村群衆食銀二百廿石，燒酒二百斤；三十四年初，他帶「愛鄉團」一連人，大車六十多輛，到峙峪等村將群衆過年衣服、食品洗劫一空。次年春，又到劉家口子圖捉我區長喬文德未遂，將我村書記井操漢捉走，搶走公糧四千餘斤、款項及軍鞋一部。朔縣解放後，便又混進公安局當了「幹部」。今春，他協同兩個公安局「幹部」（偽人員）帶槍三枝，回村威脅幹部群衆不能向他家清算。對如此罪大惡極之漢奸地主匪徒，該縣工作團竟訂為「富農」。「獻出」一二頃地後，留下一頃多地及牲畜財產。六月，曾彥修同志到該村調查煤窰問題時，該村群衆要求澈底清算，他即與該區喬區長領導群衆鬥爭，清算所有財產，參加大會的群衆一百七十餘人，控訴的有五六十人，有的控訴在二十次，群衆憤慨至極。落逆因挨打後喝水過多而斃命。事情發生後，縣上紛紛議論，許多人抱着不滿態度，前任該縣婦聯會主任張琴說是「二流子運動」。該縣公安局長高銘榜說是「幹部包辦」，縣委即命令調曾彥修和喬區長到縣上，由曾彥修等同志報告該村群衆鬥爭落逆情況後，王宏達、石磊、公安局長張零、張紹康（五分區公安局長）等人對落逆的死，認為今後對革命大有「影響」，並對曾彥修與喬區長加以批評。他們以「革命」辭句來庇護漢奸，認為落逆是公安局的「內綫」，死了是「破壞內綫工作」，增加打大城市的困難！」（？）且將「造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落某是四五等的漢奸，如他該死，朔縣要死幾千人，將來解放瀋陽、長春不知要死多少人。這樣做反使敵人更加堅決。因而會推遲了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對群衆正義的報復」行為「打爛封建社會秩序」，也認了，並非真正土地改革「主反奸清算，與群衆路線」。要是說理」（？）。他們最後內心要求上級派好的可靠的幹部，要求重新調查事實的真相。彥修同志離開後，曾就該縣領導上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實地寫報告給分局。在這次土地會議上宣讀了曾的報告後，彼等地主立場思想更加原形畢露了。

縣政府所有人員中　奸霸地主等佔百分之六十以上

會上，同時揭發了該縣政府原是奸霸地主和革命叛徒的「防空洞」。據初步統計，從去年六月後，單縣府機關工作人員二十九人，奸霸地主和革命叛徒等便佔十八名，大部份是朔縣解放後，「提拔」到縣府「工作」的，散佈在縣府各科室，今年六月被一區群衆要回去清算鎮壓的有徐步來（偽村書記，地主）等二人。在上級命令下，陸續清洗奸偽地主劉秉璋等八人。直到這次土地會議後，又清洗了地主趙卜義等七人。寇莊奸霸地主李福祥任偽書記五年，貪污民財甚多，他給人寫賣婚書（活人妻等類），每寫一塊多者銀洋十元，少者六七元，強姦一位僱農的老婆，群衆非常痛恨，但該縣領導上卻一直認為「好幹部」，從三區小學教員提拔為中心小學校長，又提拔為縣府教育科員，還負責過一個村的土地改革，該縣領導上數次討論清洗偽人員，而李逆卻逍遙自在。最後還是群衆要出來清算鬥爭，該逆竟畏罪自殺了。此次會議上，揭露朔縣縣委、縣府縱容、包庇地主、惡霸、奸偽的材料甚多，到會代表，均異常憤慨，並集中火力，抨擊痛擊了各種地主思想與地主立場。並研究與討論了今後土改與普遍整軍運中的各項主要問題。（李登瀛、宏流）

軍區部隊十一月份
殲搶糧匪軍三千餘人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公佈十一月份作戰公報稱：軍區部隊積極打擊搶糧閻傅匪軍。本月主要戰鬥有吉縣、鄉寧之戰，全部殲滅兩縣之敵，解放該兩城及臨汾外圍土門、劉村等據點。我呂梁地方武裝某部於五日殲滅出擾尚文村（汾陽西南十里）之汾陽敵七十師二一〇團一營之兩個整連、一個機槍連大部。十八日，殲滅由文水出擾之敵六十九師二〇五團三營大部於馬東村、馬村地區（文水南）。綏蒙我騎兵一部十一日於懷仁以南之趙馬寨殲懷仁搶糧匪軍百餘。總計十一月份內大小戰鬥八十六次，殲敵三千三百八十四名（內斃傷敵六十九師二〇五團三營營長以下一千六百三十八名，俘敵退休少將旅長章極宇、吉縣縣長李維一、祖志滏及保安十六團團長朱定以下一千七百四十六名），繳步重砲一門、小砲十六門、司登手提機槍二支，衝鋒槍十二支，短槍二十四支、擲彈筒七十二個、步槍一千三百一十五支、輕機槍一百一十九挺、重機槍三挺，小砲彈四十四發，槍榴彈三十六發，手榴彈三百〇六顆，各種子彈七萬六千二百八十四發，牲口六十七匹，電台二部，電話機兩架，刺刀一百三十把，望遠鏡三付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代六區召開農代大會

代表產生前存在的問題未見明確處理
大會中發現與解決了些問題但有待深入

（代縣訊）六區峪口行政村，首先由縣工作團領導進行了土改，對全區影響很大，九月十七日，全區普遍扣起地主，接着告農民書與土地法大綱的頒發，給農民以極大撑腰，沙窪、東西下莊、高街、崗山、王家會、圪蹬、選仁、西田、金盤、晉村、西旺、羊關等村先後爆發自發運動，都要求工作團去領導，工作團即分散到各該村工作。東田、西旺、峪裏、武歸、龍門等村工作團未去人，即自動團結起來鬥爭地主。許多鬥過地主（大多不澈底）的村子，則普遍要求分配或已經小分配。至此，全區普遍性的大規模的羣衆運動已經形成。但是，普遍村子貧僱農領導力量不夠堅強或很微弱，少數（編者按：原來是「不少」後又改爲「少數」）村子雖是羣衆的要求，但被舊幹部掌握，甚至個別村舊幹部與封建勢力勾結，阻礙正常羣衆運動的發展，使鬥爭極不澈底，分配極不公平，如抓蛋蛋，或未吞清階級，破產地主也有分了的。形勢要求我們必須迅速的全面的樹立貧僱農的領導，以便使自發運動變爲自覺運動。可是工作團人力少，不敷分配，在這種情況下，邊區農會臨委會工作團，爲加强統一領導，大批培養貧僱農骨幹，即提出向區代表大會方向發展，把工作人員普遍攏開，有重點的幫助要求分配的村子，在不違背告農民書的原則下，進行小分配（如部份衣服與牲畜），在小分配中擴大與純潔貧農團與農會，選舉農民代表。未鬥爭地主的村子也幫助產生代表。在這期間，東面的峪口等八個行政村，西面的金盤等十個行政村，分別召開了聯合代表會議，統一領導發動貧農團與農會，選舉代表與鬥爭分配。至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召開全區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四十九人，其中女代表六十八人，歷時七天，貧僱農骨幹等於住了一次訓練班，互相交流了經驗，先進村幫助了落後村，產生了貧僱農爲核心的全區領導機關——區代表會議主席團，規定了統一領導下聯合鬥爭與聯合分配的具體辦法。茲將大會經過情形詳細報導如下：

各村代表互相進行審查

首先審查代表，一致規定破產地主富農、地主狗腿、奸僞人員、未經審查的舊幹部、包庇地主份子，不能當代表，代表必須具有鬥地主堅決，大公無私，有事和羣衆商量三條件。由本人自我介紹，本村與外村代表補充，從三代歷史（編者按：規定翻三代不對）、思想行動嚴重進行審查，結果，當過僞人員而貪汚的馬萬盆、范文忠，當過僞軍欺侮過羣衆的薛予毛、男人曾當過敵人密諜的于潤計女人，在村中一手遮天、包辦一切的舊幹部陳朱斗，和與許多地主有親友關係的李福福等九人取消資格。會上發現上苑、峪裏、崗上、金盤等村選代表馬虎，有以能說會道，能寫會算爲條件者，大會決定派峪口、沙窪等先進村代表去上述各村向羣衆說明代表的條件及其重要性，進行覆查，結果又撤換了十一個代表。羊關、高街等村羣衆根據大會提出的代表條件，也自動撤換了八個與地主有親友關係，未經審查的舊幹部代表。使大會代表由不純（事先估計到的，因有的村工作團未去人）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純潔，保證了忠實可靠的貧僱農掌握了領導權（貧僱農代表佔百分之七十八。）

大會給上苑莊代表撑腰 扣押壓制群運的舊幹部

各村介紹情況時，上苑莊代表互相掙，誰也不敢說，其他代表看見有問題，都給他們撑腰說：「說吧，不怕，有咱們大家幫助你們！」幾次催促下，該村代表貧農趙文才訴苦說：「咱選代表，代表不了，選代表時，咱們說你們選咱當代表，可要和咱團練才行！羣衆說：代表得你們當，團練是不能和你們團練！」大家再三問訊爲啥這樣：趙文才又說出了該村舊村長李聯珠、現任村長石印安、武委會主任鎮三三，勾結富農李拴原，壓制羣衆不叫起來。在他們操縱下，該村訂成份時無一家地主富農，去年訂富農的，今年都「下降」了。羣衆開了會，他們在外邊向羣衆追問開了些啥，嚇得羣衆開會都不敢發話，想翻身也不敢翻了。大會代表聽了這種情形，個個氣憤，當下決定派峪口等村代表十二人，前去該村將李聯珠等四人扣押，待羣衆處理。二十七日大會休會一天，峪口等村代表去該村，幫助查階級評成份，羣衆因李某等四人扣押，情緒驟然增高，劃出了十家地主富農，予以扣押，以便清算。

大會審查全體區幹部 區長郎煥元被撤職

代表們起先以爲區代表大會只是交換一下土改經驗，後邊經過討論土地法與告農民書後，才闡清區代表大會是全區最高權力機關，不但領導土改，而且領導全區一切工作，有權監督撤換區村幹部。明確了這一點，崗上代表貧農齊尚義才向大會控訴了該村的區幹部李玉，今春清算地主孟和尚（其三兒趙亮當區抗聯主任）時，公開予以包庇，說孟和尚是幹屬，應照顧，結果羣衆想要一千元，只敢要了五百元。李玉同時包庇其姐夫家地主李月桂，暗示羣衆不讓多算，並借給李月桂好幾兩大煙。齊尚義很氣憤的說：「咱村縣區幹部過多，包住了地主，還回羣衆都怕的不敢起來，至今沒好好鬥地主。」接着峪口代表貧農王治控告該區區長郎煥元：今春三月，因該村村長張六七、農會主任邪生弟，貪汚了十幾畝好水地，銀器手飾、毛驢衣服等許多果實，並爲非作歹、撒賬羣衆，羣衆要求清算，郎區長竟說：「幹部貪汚了，也還是革命的。」[illegible]羣衆正義要求爲「壞人搗亂」、「不是親娘教兒子，是後娘教兒子。」把羣衆壓制下去。武鄉代表貧農郭四也揭發出：該村地主賀二寶逃跑後，把東西寄至龍門村子區幹事侯銀貴家，侯某曾當過僞村長，領上敵人燒殺搶劫山上村子，當武[illegible]羣衆向侯某追回地主財物後，侯某即去找郎區長，區長加以包庇，寫信要武裝羣衆退出地主財物。大會至此提出審查全區幹部，並將郎區長調來大會。會上郎區長還又坦白出去年包庇過東田村地主鄭喜，減輕其公糧負担。武鄉代表鄭四向他批評說：「你地主出身，處處站在地主立場，包庇地主，壓制貧僱農，沒資格當區長。」一致決定予以撤職。還有目無羣衆、包辦一切、壓制羣衆、包庇地主狗腿，在西旺做土改工作的區幹部馬保同，也在大會上坦白，大會批准西旺羣衆予馬保同以撤職處分。這給予全體代表以極深刻教育，大家都說回去必須站穩貧僱農立場，好好爲貧僱農辦事，不能學舊幹部的舊作風：不能包辦，不能強迫，峪口代表曹福生說：「咱回去要給羣衆好好當個傭人。」

貧僱農起來掌握領導，聯合鬥爭與人民法庭結合，必能打垮地主。

石崗代表貧農金和尚，報告他們鬥地主拿不下情面，地主都硬抗不出錢。其他代表問爲啥拿不下情面了？他說：怕地主將來拿刀子捅他。大家問：你一個鬥了還是大家鬥了？你村貧農團有多少人？他答：咱村地主有三十幾家，貧農卿才二十四個。大家說：怪不得，回去好好發動貧僱農和全體農民吧！人多鬥爭，就不怕地主了。峪口代表貧農王有有，接着介紹他村經驗，他說：「咱村貧僱農除幾個狗腿子外，都發動起來了，團結成鐵蛋似的，咱力量大了，誰中農也跟咱團結起來了，這就更氣壯，你看鬥地主時，不惧心？他想吃軟的就給軟的，想吃硬的就給硬的，不怕他不拿出來，鬥得再澈底些吧！」峪口代表陳耕牛說：「[illegible]

覺得這辦法要學習。下苑莊代表貧農王四指出：要想發動起羣衆，爲首貧僱農要起來領導。他說：「咱貧農心上的病是舊病，中農的是新病，咱應該帮他們。」婦女組也提出：「咱貧僱農受的壓迫多，生活苦，鬥爭地主狠心，各村應當領導和團結中農。」接着討論怎樣才算鬥爭澈地主，並且決議採用聯合鬥爭，共好交換了許多鬥地主的經驗，不和一個村一樣，地主害怕處是：一幾個村或全區聯合，可以打破本村情面關係，能鬥澈底。羣衆好團結，有力量，該村大地主惡霸高步斗（係山西有名大漢奸高步青之親弟），欺侮過全區人，應全區聯合鬥爭他，出咱們的氣。東西下莊等村提出對有些頑固地主要求成立人民法庭，選上些代表審訊他，總能壓服他。大家都同意，決議全區和各行政村分別成立人民法庭，大家說：「各村小鬥爭，加上聯合鬥爭和人民法庭配合起來搞，一定能澈底打垮地主。」

代縣東段景村 貧農團和代表會被舊幹部操縱，貧僱農被壓制，經檢查後加以改造。

（代縣訊）十一月十九日五區特派員到東段景[illegible]

大會決議採取 填圪洞自報公議分配方法 富村要幫助窮村翻身

金盤等村代表報告該村最近分衣服，用的抓蛋蛋方法，結果赤貧光身娃漢孟狄安抓到了女人的紅棉襖、娃娃的小棉襖，而許多不缺衣服的人却抓到了好衣服，大家認爲：「抓蛋蛋是最不公的，家裏有的人是[illegible]圪堆上添土，越添越高，窮的人是墓二深的坑裏，還給倒涼水。」許多村子是打價錢按等級分；大家覺得也不公平。東下莊代表介紹他村分配用的填圪洞，圪洞多深，自己要（自報）大家評（公議），分配後展覽，大家提意見，再修改，最後定案，大家認爲這辦法最公平合理。並把反對前兩種分配法實行後一種分法，選仁村定了決議[illegible]

（下接第三版）

我阻擊增援鄭汴蔣匪 殲敵四千獲重大勝利

豫皖蘇地武收復上蔡息縣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二日電）前綫司令部發表第三十號公報稱：此次破擊隴海、平漢兩鐵路前後，我軍主力一部，曾阻擊蔣匪整五師及整十五師之增援，獲得重大勝利。該匪自六日開始，由杞縣界首一綫西竄，圖增援鄭汴，又懼怕被我殲滅，一路小心翼翼，每日僅行一二十里，但始終難逃我軍殲滅性之打擊。旬日來，我軍在洄河口、柘城、太康、睢縣、杞縣地區，靈活機動，阻擊該敵，共斃傷俘其四千（前電睢縣阻擊戰斃俘敵二千三包括在內）餘人。迄十六日止，該敵猶遲滯於睢、杞一綫，我軍乃獲得充裕之時間，對兩大鐵路沿綫勝利完成破擊戰任務。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二日電）豫皖蘇解放區地方武裝配合解放軍對隴海、平漢兩鐵路破擊戰，收復上蔡、息縣兩縣城。軍區主力一部，於十六日在塔橋（上蔡東）殲滅蔣匪上（蔡）項（城）商（水）三縣聯防隊，俘敵一百五十餘，斃傷二十餘，繳獲迫擊砲一門、輕機槍三挺、步槍一百五十支、子彈四千餘發，並乘勝克復上蔡城，守敵逃竄。某分區主力一部，於十七日下午二時克復息縣城，守敵大部逃竄，追俘其二十餘名。

冀東地方武裝 收復玉田縣城

（新華社冀東二十二日電）冀東地方武裝一部配合北寧路破擊戰，於十五日攻克玉（田）唐（山）公路上之蔣匪重要據點亮甲店，並擊潰由沙流河（豐潤以西三十里）來援之敵百餘人。蜷縮於玉田城內之敵，十八日棄城逃竄，該城當為我收復。城南三十五里之蔡家及城東之十五里舖殘匪，亦被逼退。至此，玉田全境蔣匪乃告肅清。我軍另部於十日攻克北寧路安山東三里之大牛欄據點，俘敵二十六名，繳輕機槍二挺，衝鋒槍二十八支，子彈三千餘發。

加人民正義浪潮繼續高漲 反對政府援蔣內戰

工人拒絕將軍火運上輪船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加拿大消息：加拿大人民反對加政府以飛機軍火援蔣內戰的正義浪潮繼續高漲。加政府十八日在溫哥華港口（在加拿大西岸）繼續裝運價值一百二十萬美元的步槍子彈一千五百多萬發和空軍地面裝備數百噸，送給蔣介石，但該港加拿大總工會所屬海員與汽鍋工人，一致拒絕為此工作，原定十八日裝運此批軍火的哥倫比亞號輪船，只好停泊在港口內。罷工工人組成糾察隊，警戒該船，並在船塢上張貼標語，小汽艇載着罷工糾察員，在該港修理廠的海面巡邏，裝運軍火的卡車不能駛近船隻，因碼頭工人拒絕使這些貨物通過警戒綫。加拿大勞工階級及若干大學、宗教團體皆抗議裝運軍火，加拿大勞工聯合會地方支部曾於十七日舉行會議，決議拒絕裝貨，出席該會議者有加全國勞工聯盟及某些大學。十八日，各抗議團體包括宗教代表在內，再度舉行公共集會。按加政府已於十一月初將為數二千五百噸的第一批軍火，送給蔣介石，加拿大皇家空軍一隊亦已到達蔣匪手中，十一月初，加拿大工人學生即已掀起反對運動。

太原物價飛騰 麵粉一日漲卅二萬元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據蔣區報紙消息：豫西洛陽一帶蔣佔區近因蔣匪在該地區瘋狂「搶徵」「搶運」「搶糧」內戰軍糧，刺激糧價飛躍上漲。洛陽附近麥價於本月五日至十二日一週內上漲一倍多，由每市斗三萬餘元漲至八萬餘元，有些縣還不止此數，一般預測蔣匪繼續「搶徵」糧食，年前可能突破十萬元大關。有些連紅薯都吃不上的農民，被逼得變賣地糧。豫西蔣佔區廣大人民在蔣匪罪惡搶糧及糧價飛漲之夾擊下，已面臨嚴重威脅，人民已預感五年前豫中之大災荒將重演於今日之豫西蔣區。

又蔣匪本月十日發行十萬元大鈔後，各地物價均起波動。北平於十日一天內，麵粉每袋漲至五十六萬元，棉紗每件上漲三、四百萬元，布疋每疋也漲高六、七萬元，天津兵船牌麵粉於十三日每袋曾高達七十萬元以上。太原物價更迅速飛漲，十日麵粉每袋漲至一百四十七萬元，一日之內較前竟上漲三十二萬元，大米每市斤二萬八千元，高出上海麵價一倍以上，高粱麵每市斤也要九千元。瀋陽麵粉價格本月二十一日每袋已漲至一百四十萬元蔣幣，高出北平麵價一倍，若干商品則高出三倍以上。其他漢口、青島等地物價，發鈔後也同樣劇烈上漲，人民均以「活不了」三字為嘆。

美新工潮在醞釀中

（各方訊）美國新工潮在醞釀中。美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斯與資方對礦工養老金等問題之談判已陷於僵局，「美國礦工有在嚴冬來臨之際陷於停頓之虞」（路透社）。同時，西聯電報公司五萬工人，已定於二十三日舉行全國性罷工，在所謂「仲裁局」十七日召開勞資代表談判失敗之後，勞聯之商業電報工人工會，西聯公司分會主席布朗奇即宣佈：「我們將以罷工來求得增資」，「這一罷工勢將使美國電報交通於歲暮之際陷於癱瘓」（美聯社）。

又訊：美礦工聯合會於十二日正式宣佈退出美勞工聯合會，原因為該會主席路易斯反對勞聯其他領袖對美國新反勞工法中「無共產黨具結」之屈服。路氏曾聲稱：他並非支持共產黨，而是因為此舉係違反美國憲法案。路易斯曾於三五年產聯成立時第一次退出勞聯，四六年一月重入勞聯，此為第二次退出勞聯。

各地戰況

△本月四日起，蔣匪五千人分由滕縣、鄒縣、泗水向東南出動，我除留小部內綫阻擊敵人外，其餘有力部隊當即分別挺進蔣匪心腹地區作戰，攻克香城、卞橋等重鎮，進襲仲村，威逼泗水，使進犯之敵倉惶回竄。我先後殲敵四百餘，「掃蕩」被我粉碎。

△魯中地方兵團於十一月份掃蕩新泰、蒙陰、西部臨朐、昌樂邊沿，打擊出犯搶掠之敵，作戰二百十二次，殲敵二千六百九十七名，攻克宮里等據點二十一處，逼退茅樓等據點八處，繳獲甚豐。

△冀魯豫黃河南岸地方兵團，攻克汶上縣屬運河兩岸之靳家口、李莊、袁口鎮等三據點，將敵切斷我運河東西地區的所謂「運河防綫」粉碎。

△豫北我軍於十六日攻克濬縣西南衛河岸上之重鎮淇門，殲僞濬縣保安團四百餘，繳機槍四挺、長短槍二百餘支。

△豫北安陽軍民頃展開「十萬地雷炸敵運動」，以加緊圍困盤踞該縣城之殘餘蔣匪。上月十四日一夜，該縣六千人的爆炸大隊與破擊大隊，將城郊圍困，繞城佈雷，破擊，將城周造成一長達六十五里之地雷地帶。二十三日與二十六日，城內與焦邵村出犯搶糧敵，均被地雷炸退。

△上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我豫皖蘇地武奮起，向沙河淮河間臨泉、新蔡等地蔣僞土頑進剿，殲敵九百三十餘人，予蔣匪在該區僞充將匪組織企圖以迎頭打擊，軍區已通令表揚。

成立區代會主席團統一領導 重劃行政村以便於土地改革

（上接第二版）大會上，大家提議成立區代表會議主席團，以便統一領導全區土地改革，貫澈區代大會的一切決議，候選人的條件即按區代表條件，但更須沙裏澄金，好人裏選好人，每個舊有小行政村選一個主席，共二十一人，由各村群衆自己選舉，選出後，交區代大會審查，審查中發現坊壁村的宮潤生過去當過負責人，鑲着金牙，峪口代表馬罵小說：「受苦人沒個鑲金牙的，把他的金牙撥了再當吧！」後邊換了正經貧農張三三。選仁的孔憲姚是個教書先生，大家說他沒受過地主剝削，換了三輩僱工漢王三寶。東下莊侯海德雖是貧農，在舊社會着過田，打罵過群衆，大家不同意，換了插山莊漢郝存良。金盤李銀計也因過去做過買賣，換了當一輩子佃戶的高吉弟。其他村的主席經審查，均係眞正貧苦好民農，認為合格。最後大會，根據土地多寡，窮富搭配，全區重新劃了八個行政村，更便於土地改革，代表們自動提出回去堅決執行大會一切決議。並決定東面的峪口等三行政村，西面的金盤等五行政村，各找一個中心點，由工作團配合主席團，代表互相對調幫助，互相查階級評成份，擴大與純潔貧農團與農會（落後村子對此工作更其重要），健全選舉行政村代表大會，統一領導行政村聯合鬥爭與分配，在鬥爭中加強或重選區代表，使下屆區代表大會更純潔更健全，以便圓滿完成全區土地改革。大會決定抽峪口、沙窊、東西下莊等村十九個代表，去落後村子幫助工作，王家會、峪裏、崗上等自願各派代表二人去峪口觀摩學習。預期區代大會後，全區土地改革將會別開生面。（挺軍）

向代縣工作團提出幾點疑問

編者

根據挺軍同志關於代縣六區召開區農民代表大會的報導，在代縣六區已經形成普遍性的大規模的群衆運動了，但同時指出：普遍村子貧僱農領導力量不夠堅強或很微弱，不少村子（稿件作者後又改為「少數」村子）被舊幹部掌握，代表大會上又反映出上苑代表對於這種舊「幹部」與封建勢力勾結壓制群衆，還是恐懼得不敢說話，經再三催促、撑腰，才吞吞吐吐說出了一點情況。許多鬥爭過地主的村子則大多不激底，並普遍要求分配，而有些已經小分配的村子則又是極不公平，金盤等村還出現「抓蛋蛋」的分配方法，赤貧單身漢孟秋安抓到了女人的紅褲子，娃娃的小棉襖。

就報導中提出的這一些情況，似已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代縣六區的群衆運動中某些地方是不是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但從報導的情緒看來，當地領導上對於這一問題似乎估計得不夠，是否在某些方面受着了蒙蔽了？比如消息中說被舊「幹部」掌握與封建勢力勾結的村子，是「鬥爭極不激底」的問題，而沒有把它看成根本上就有問題。據消息說，普遍村子貧僱農領導力量不夠堅強或很微弱，許多鬥過地主的村子大多不激底，這樣普遍的問題，不是很值得注意與警惕嗎？但在稿件的另一地方，卻把「不少」村子改為「少數」村子，我們覺得「普遍村子貧僱農領導力量不夠堅強或很微弱」，「許多鬥過地主的村子大多不激底」，其中當是有些是帶有群衆性的，但此外既然許多都有着問題，那就不是「少數」的問題，因此我們懷疑這種修改，是否自己哄自己，自己麻痺自己呢?!我們對當地情況不很了解，希望當地負責同志深入檢查。

從最近發現與反映的情況看，好些地區的「自發」運動，其中有不少是舊「幹部」、地主富農、敵僞人員、封建爪牙所掌握的，搗鬼的，本報二十三日社論已加以指出了。就這一消息看來，對於代縣六區的某些情況不能不使我們有所疑問。

看來代縣六區工作團對於這種情況的警惕似乎是很不夠的，他們在代表大會之前，是否採取了緊急辦法或一定的辦法，去對付這些傢伙，並是否眞正把貧僱農發動起來？他們僅採取了「小分配」來整頓貧農團與農會的辦法，這種辦法是否完全妥當或是否完全有效，以及是否不被壞人鑽空子了？這些重要關節和問題都沒有任何說明。劃清階級界限，是一個複雜的艱苦的尖銳鬥爭過程，但是報導中也沒有告訴我們一個例子，因此，分配中整頓貧農團與農會，是否全部整好了，就很值得研究。從大會審查代表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這種情況，如代表中還有當過僞人員貪汚的份子，有當過僞軍撒過群衆的份子，有在村中一手遮天包辦一切的舊「幹部」，在上苑、峪裏、崗上、金盤等村則敷衍選的代表。消息中雖然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代表是如何選舉的，經過一些什麼鬥爭，但是可以這樣說，有些村子群衆是眞正起來了，代表是眞正選了貧僱農，但恐怕有「不少」的地方的「選」代表，是可以看出問題來的。

再就開代表大會的情形看，雖然審查掉一些代表，但僅就消息看來，似乎還不很嚴格，看不見有何激烈的爭論，也許沒有寫出來，但那種氣氛是看不出來的。在那種複雜情況下產生出來的代表，在大會上沒有激烈的爭論，審查是否會激底呢？拿成立代表會議主席團那一段，就多少可以看出還有問題，主席團候選人的條件和代表同，但更須「沙裏澄金」，好人裏選好人，結果卻在經過「沙裏澄金」中，出現了鑲金牙的買賣人，出現了教書先生。作者沒有清楚介紹這些人的情況，我們自然不便主觀判斷他們是什麼樣人，但是不能不引起我們對他們的疑問。至於對村裏的問題，在代表會上似乎只有對上苑的問題引起了注意，而對其他村莊的問題，好像都平靜地過去了，就拿選仁村來說吧，消息說：他們怕別村分走東西，用抓蛋蛋方法把衣服都分走了，同時把地主的豬都殺得分吃了。這裏我們還不能肯定這個問題的性質到底如何，但是可以懷疑其中恐不是簡單的。代表會上僅僅批評這是自私，浪費果實，而不加以追究，決定暫時停止分配，這是很不夠的。所以我們覺得對今後那裏的問題既然「不少」，就應該引起嚴重警惕，才對。某些村莊固然是由自發運動變為自覺運動的問題，但另外一些村莊的「自發」恐怕不是把它「變為自覺運動」的問題，而是要採取各種辦法措置和重新發動的問題。以上，只是根據消息提出的一些疑問和意見，可能會與實際不符，希望能將那裏的情況作繼續報導。

一年來蔣管區的物價波動

黃燹

蔣管區一年來，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物價波動，說明了蔣介石統治的經濟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自今年二月三日蔣政府宣佈「進出口貿易新措施」開始了物價的第一次大漲後，又經過四月至六月，六月至七月，八月至十月，以及最近開始於上月中旬的各次上漲風，物價已上漲至驚人的高度。以上海爲例，本月十九日，大米每担高達七一百萬元，幾爲今年一月米價的十七倍。美匯市價超出十六萬元，較今年一月漲高二十二倍。棉花價格早在十月中旬，即已漲達十二倍之多。若與抗戰前比較，米價已上漲十萬倍，棉織品在十萬倍以上，美匯市價亦達五萬三千餘倍，各種主要商品價格，平均較戰前漲高十萬倍左右。北平物價迄十月份，已平均上漲十萬倍以上。

回顧一年來五次漲風的發展趨勢，首先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每次漲風的時間越來越長，間歇越來越短，及漲勢一次比一次更爲猛烈。第一次漲風由二月初開始，至二月底結束，歷時共一個月；第二次漲風自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共經兩個月，才告穩定，此二次漲風中的間歇期爲一個月。但四月漲風穩定下來，只有三個禮拜，第三次的「六月漲風」便又爆發了。當八月十七日蔣政府宣佈了進出口貿易及外匯管制新辦法，規定外匯「公開」市價，將幣貶值三倍以上，物價又掀起了第四次大波動，而民持續兩個多月，直到十月下旬，才稍告穩定。至於最近一次新漲風，係自十一月十三日開始，距離上次漲風還不到兩個禮拜。根據目前各方面情況來看，漲勢還在發展，蔣匪區人民正面臨年關時期，物價空前暴漲的威脅。一年來，物價上漲速度，亦是越發展越兇猛的。上海米（按係大米）價在著名的五月米騷動期間，一個半月上漲還不到一倍半（一七五．零零零元一石，漲至四五零．零零零一石），但自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兩個月，計上漲幾達三倍之多，由三十二萬一石漲至九十萬元。再從美匯市價來看，今年年初至五月底整五個月，上漲三倍多（由七千元漲到三萬三千元），而至八月十七日至本月十三日不到四個月，卻上漲四倍（由四萬元漲至十六萬元）以上。這些情形，都說明了蔣匪經濟危機日益惡化與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年來蔣管區物價的漲風發展，是與蔣匪政治軍事危機密切聯系着的。自三月間蔣匪佔延安之後，其紙老虎的威風從此一去而不復返了，蔣管區人民對蔣匪紙幣的信任，隨着蔣匪政治破產與軍事危機深刻化而日益動搖。例如四月十八日宣告蔣匪自身政治破產的所謂「改組政府」，立即刺激物價，於一週內上漲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八月漲風發展至十月中旬的再度突飛猛漲，即由於人民解放軍轉入全面大反攻，蔣匪在東北及長江以北全國各戰場不斷失利的直接影響。而上月十三日漲風重新掀起，更明顯地是由於石家莊之解放與各戰場的勝利，宣告了蔣匪整個軍事局勢更接近於總崩潰的影響。

另一方面，一年來蔣管區的物價波動，也加速了蔣匪政治軍事的危機。蔣匪政府不但進一步濫發鈔票，榨取人民的血汗，而且製定許多所謂「經濟政策」「經濟措施」，作爲四大家族發內戰財、發危機財的工具，民族工商業家、薪資收入者，特別是廣大勞工，則受着「禁止買賣」、「限價」、「禁運」、「停止放款」、「限制匯兌」、「經濟警察」、「凍結工資」、「禁止罷工」等反動枷鎖的重重壓迫，其結果，必然激起廣大人民的求生鬥爭。因此，一年來米騷動和反飢餓的工潮學潮，在各地相繼發生，特別是今年四、五月米價狂漲期間，由於蔣政府大量購內戰軍糧，人工造成米荒後，又實行「限價」「禁運」，使米價更高，米荒更爲嚴重，對工人及薪金階層，則仍限制其最高薪額，凍結生活指數，並禁止罷工怠工，遂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怒火，各地飢民的搶米風潮和各地工人的罷工遊行、集體請願，搶入搶米風潮及反飢餓工潮之市民及工人，均達數十萬。蔣匪對人民實施的飢餓政策，也激起了各地大中學教員學生爲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教罷課，交織成巨大的洪流，一直發展成爲蔣管區南北各大城市五十萬學生教授「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政治性大鬥爭，震撼了蔣介石的整個統治。最後，隨着幣跌價而日益陷於飢餓的蔣介石統治機構的數百萬公務員與士兵，不滿情緒亦日益增長，飢餓壓迫使他們日益覺悟起來，爲賣國賊與獨裁者蔣介石當砲灰的所謂「士氣」，正在日趨下降。

蔣管區物價不斷上升的基本原因，是蔣匪當局長期反人民的財經政策及內戰財政下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的必然結果。據八月間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識」雜誌所引專家的估計，今年全年蔣政府之總支出約達二十億美元，以當時匯率計算，合蔣幣一百萬億元以上，在收入方面，即使蔣匪財政部長俞鴻鈞所預期的全年收入七萬億眞能收足，不敷仍達百分之八十三，即八十三萬億元以上。此一龐大的財政赤字，只有靠發鈔來彌補。據各方以今年秋季蔣幣最高票面爲一萬元時之情況估計，蔣匪每月發鈔將在四萬億至六萬億元之間，今年全年發鈔數當在七十萬億元左右。本月十日蔣政府又發行價值十萬、四萬及一萬蔣幣之新關金券三種，膨脹數字當更遠超於此。在此惡性通貨膨脹下，蔣幣幣值必然不斷下跌，物價必然不斷上漲，再加上蔣匪統治日益接近死亡，人民對蔣幣信任日益喪失，蔣幣到手便立即投入貨物或外幣市場，更加速了通貨流通速度，也更加速了物價的上漲速度，正如某外國通訊社所說的：「新鈔激起了又一次通貨膨脹的混亂，將中國（指蔣管區）經濟更接近地推向於崩潰。」

正因爲蔣介石賣國獨裁內戰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乃是蔣管區物價不斷上漲的基本原因，這也就決定了蔣匪當局沒有可能解決日益嚴重的物價問題。在過去一年，蔣匪雖以「限價」、「議價」、「禁止買賣」、「抽緊銀根」、「借外債」，甚至血腥恐怖手段，出動大批特務，搜查市場，逮捕商人等各種辦法，企圖平抑物價，然一年的事實，證明這一切辦法均歸於失敗，每一次「措施」之後，物價漲的更快；每一次波動時間更長。每一次「措施」與每一次物價波動，都迫使千百萬人民加入破產飢餓的隊伍，同時，四大家族則大發其財。事實上，蔣匪當局每一新的所謂「經濟措施」，都僅僅是四大家族發危機財發內戰財的工具。

因此，蔣管區廣大人民已日益覺悟，只有澈底打倒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實現了新民主主義，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永久擺脫高物價的威脅。

副刊

地主騎人真可惡

尹恆德

興縣二十里舖訴苦大會上，來樹訴了抗日時期地主壓迫僱工的一段苦處。四三年春季，敵人「掃蕩」興縣時，地主王海龍把他的長工來樹叫到跟前說：「你把我往石曹溝揹一揹吧！」來樹想：「你又不年老，又不病，爲什麼叫我揹呢？」但不敢講出口來，「吃上人家的飯，由人家使喚，咱受苦人揹就揹吧。」王家女人們把毯子、被子、褥子、衣裳、白麵……拿出一大攤來說：「把這也揹上吧！」來樹一件一件的捆了起來，足約八十多斤，王海龍就把這作了坐頭，一屁股坐在行李上面，叫來樹揹着走，來樹沒法只好把這個惡霸地主揹起來，爬了半道山時，來樹頭上的汗水，把眼睛籠罩了，半口口出着氣說：「老財主，讓我休息一下吧！」王海龍在來樹的脖子上哼了一屁股，下邊踢了一腳怒恨恨的說：「息什麼哩，還不快走……。」來樹這纔把這個惡霸地主揹的送到了石曹溝。

記代縣六區代表小組討論開腦筋

挺軍

念了「告農民書」上的：「查階級、評成份、吐苦水、挖窮根，……以便提高全體農民階級覺悟……」代表們同聲說：「對着咧，吐苦水、挖窮根是開俺腦筋的法寶！」

峪口代表貧農郭中和，抹了抹花白鬍鬚便訴起苦來：「俺十歲上死了爹，娘沒法活，走了，我就到山上揹得賣柴，把脊背扎得流血，賣給本村幾家地主，市價一塊錢掛一百廿斤。人家要掛俺一百三十斤，有一回賣給地主嚴生[illegible]柴，找不開，多給俺五毛，他說幾毛錢算了，我[illegible]不記了，到過年他倒來[illegible]還五毛錢了，幾乎把俺[illegible]壞。有次少給俺幾毛，俺[illegible]邊我去問他要，他反臉不認賬了。俺平素吃的炎[illegible]吃生糠餅，人家地主[illegible]的烤肘子，燒肘子，白麵條子，哪年過年我弄回[illegible]豆渣，沒食鹽，想問地主借些，人家說：『俺也[illegible]啵了，你甜的吃吧！』[illegible]鹽，俺炒了黃豆渣吃，[illegible]得嚥不下，思謀起苦情[illegible]越思謀對地主越恨。」

[illegible]崗上代表貧農跟着訴說[illegible]：「那年，我問西田村地主高擬利揭了一百二十[illegible]錢，利錢二分，是指地[illegible]錢，俺說寫上二畝，他說寫地是個名目，多寫幾畝吧，俺說寫三畝，他俺爲賺你幾個錢，又不是謀你的地，就寫上四畝吧，俺應承了。第一年沒還人家利錢，第二年春天種地的時候，人家問俺年時利錢給呀不了？俺說沒錢，人家就把俺四畝好地抽走了，抽了地就把俺推進了坑裏，沒吃沒穿，眼淚只好往肚裏嚥，舊社會俺有苦沒處訴，俺只怨自個命苦，今春工作團來幫我抽回了四畝地，我才開了腦筋：不是俺命苦，是地主心太可惡！」

代表們插嘴說：「對嘛，啥叫命？過去地主剝削人有命，現在清算了他，他任了廟，命呢？」

西旺代表白官碌也說：「俺老人給地主攬種地，俺也給人家種地，俺吃盡瞎菜，沒好活過一天，俺是去恨，俺沒本事，講迷信，今天俺弄清了，本事[illegible]是紅的是黑的了？地主有啥本事？屁！就會剝削！」

「對嘛，你給地主攬種地，打四斗人家拿三斗，算算幾十畝要剝削多少？」大家都嚷起來：「算算連你老子好幾輩子叫人剝削了多少？怕算也算不清！」「清算了地主，他不好活了，看誰有本事？」

峪口代表王治說：「說命苦呀，沒本事呀，沒福分呀，都是地主騙俺的一套，他拿這一套把俺們的心捆住了，俺們回去發動貧僱農，先要給解開心，把這一套打倒。」大家都說：「對着咧！」

峪口代表貧農陳耕牛說了他的經驗：「給群眾開腦筋，誘人家訴苦，不能說要話，要摸住他的心病。[illegible]俺給比個例子：俺村有個李三老漢，扛了一輩子長工，打了一輩子光棍，俺們去發動他，給他說：「你給地主[illegible]了三十年長工，連個女人也沒娶下，你看你一輩子做了個啥？你看你受了老財的剝削了沒？」他說：「我給人家種上生的，人家給咱吃熟的，給俺水飯吃，給俺卒煙吃，[illegible]蘿蔔，吃些山藥蛋蛋，俺有個天陰下雨災災病病，人家給俺吃些吃的，出門看戲問給俺盤纏，俺念不盡人家的好，[illegible]剝削俺來？」俺又問他爲啥待你好，給你吃，不給俺吃？他說：「俺受得好嘛，人家還年年給俺加工錢？加到了六十塊，人家還剝削俺了沒？」俺說啥也不覺悟，[illegible]……開了腦筋。」

大家聽了，都異口同聲說：「這可是好經驗。」

許庚同志的來信

編者同志：

本月五日副刊登載「地主富農的鬼行爲」中追究是誰發的布？何人負責？現將當時情況及我們的責任檢討如下：

發縫被子布，不是臨來才量的，是工人們預先扯好，綑成綑，每綑十床，每床六、七、八尺不等（因有標準布、東布等），每幅六尺五寸長，領發時先點綑數，後再由縫被子的人點綑數。當時領的人很多——有二區的幾個行政村發被子人只有四個人，很難照顧到而被地主鑽了空子。但主要原因，還是我們責負到責任。首先，是工人扯被子時沒負到責任，特別有些學徒，工作馬虎，多扯了一付；再者，發被子人未細心去檢查，這是我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太差，沒把人民交給我們的工作很細心去完成。特別是我們領導上應負主要責任，沒去很好的檢查，還是應該今後注意的。我們要學習鮑心湛同志這種對地主富農的監視，和對革命財產的負責。並對蔡家崖村農會給我們的幫助致謝意。

比老母猪還肥

晉國強

十月初八日，天氣晴朗，貧農劉成朝的婆姨出門時，見城西河岸路上，有地主吳寶全的兩個女子，揹着包袱，很着急的向南走去，他就告訴他的男人，成朝聽了這事，立刻告了農會，馬上追去，一直追了十里多，才追上回來。檢查時，僅那大女子吳英女身上就穿着五條綢緞襪子和四個綢緞衫兒，[illegible]……等七十二件。

於永和北關